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
第四回 賴風月牛三使勢 斷吉凶跛老灼龜

詩曰：世事等蜉蝣，朝暮營營不自由。打破世間蝴蝶夢，休休，滌盡塵氛不惹愁。富貴若浮鷗，幾個功名到白頭。昨日春歸秋又老，悠悠，開到黃花蝶也愁。

話說魏雲卿上床，見了赤蛇，嚇倒在地。一娘聞聲驚醒，身邊不見可人，口裡連叫：「莫冷呀，可曾穿衣服？」又叫兩遍，也不應。揭開帳子不見人影，再低頭，只見月光映著衣服在地下。忙坐起扯那衣服時，只見雲卿睡在地下。忙下床來摸時，渾身皆冷，四肢不動，只口中微微有氣，不知何故。忙扯下被來代他蓋好，抱住了以口度氣，少頃纔伸出氣來。自己纔穿上衣服，開了樓門叫起小廝來。那小廝道：「早哩，忙起來做甚？」一娘道：「魏官人肚痛哩，快燒些湯來。」小廝忙起來開門，去了一會纔送上滾湯來。看見雲卿睡在地下，道：「正經床上不睡，在地下舞弄做甚。」一娘接過滾水來，度了幾口下去，漸漸身上纔暖，同小廝扶他上床。

小著纔去，一娘復脫衣上床，摟著雲卿俛了一個時辰，方伸出氣來，翻轉身來說道：「嚇殺我也！」一娘心中的一塊石頭纔落下去，又不敢勞動問他，只得又摟著睡了一會，方說道：「嚇殺了。」一娘道：「怎樣的？」雲卿道：「打閃時，見一條赤蛇盤在地下；你睡著了，我要小便，伸出頭看時，窗上月光明亮，蛇已不見，我便起來小解。回來上床時，一手摸著個蛇尾，已是害怕；及揭開帳子看時，見一條大紅蛇盤在你身上，見我來，就往被裡一鑽，我故此嚇倒了。」一娘道：「想是你眼花了，我並不覺，你沒有嚇得死，我到好被你嚇死了。你如今好些麼？」雲卿道：「此刻不覺怎樣的，只是心裡還有些跳。」

二人依舊摟著睡。雲卿興動，又要弄了。一娘道：「你臉都嚇黃了，將就些罷，日子長哩。」於是把雲卿捧在身上，上上下下摸了一遍，道：「你這樣個羊脂玉雕的人兒，不知便宜那個有福的姐姐受用。」雲卿道：「你這樣朵海棠花，怎禁得那老桑皮揉擦？」一娘歎口氣道：「這是前世冤孽。就是王大爺也是天生有福的，家裡一個賽觀音的大娘，且是賢慧，又不吃醋。房中有三四個姐兒，外邊又有你這樣個人兒陪伴。」雲卿道：「只因他做人好，心地上拈來的福分。」

二人說了一會，雲卿忍不住，又弄起來了。只聽得樓下有人說話，乃是公子差小廝送梳盒來，說道：「大爺送張爺上了船，就來了，先著我送點心同梳盒來的。」一娘對雲卿道：「起去罷，莫撞見老呆來炒死。」雲卿遂起來下樓，洗了臉，同一娘吃了點心，纔去梳頭。梳盒內一應抵刷油粉，件件俱全，又有個紙包，包著兩根金花簪兒。一娘道：「大爺真是個趣人，無所不備。」梳完時，園丁送花來，二人各穿一枝戴了，攜手來到四照亭看花。

夜來風雨，吹得落花滿地，如紅茵鋪就。枝上半開的猶帶水珠，初日照耀，渾如紅錦上綴著萬顆明珠，分外精光奪目。兩人倚著闌干，玉面花容，互相掩映。卻好公子同吳相公進來，道：「花枝與笑臉相迎，令人應接不暇。」呆相公道：「賞名花，對兒子，古今絕唱。今日兼此二美，使明皇見此，亦拜下風。」公子道：「恨無《清平調》耳。」吳益之道：「魏郎一曲，何減龜年。」一娘道：「王大爺、呆相公兩位，不日玉堂金馬，豈不是兩個風流學士，事事皆勝明皇。」公子道：「老一雖善為吾輩藏拙，亦為我輩增愧。」四人歡笑坐下，見雲卿清減了些，公子道：「我原叫你將就把他些，一夜就他弄瘦了。」二人俯首而笑。

公子吩咐小廝道：「昨日張爺送的新茶，把惠泉水泡了來吃。」小廝扇爐煮茗。公子取過拜匣來開了，拿出個紙匣來，道：「這是新作的玉涼簪，帶來與你二人的。」卻是洗的雙鳳頭，玲瓏剔透。公子道：「玉質雖粗，做手卻細。」將一枝遞與雲卿，一枝遞與一娘，道：「權作暖房禮罷。」二人稱謝過，各插在頭上。小廝擺上飯來。一個小廝將個小紙匣兒遞與一娘道：「這是大娘帶與你的。」一娘纔來接，被吳益之劈手奪去，打開看時，卻是一條白綾灑花汗巾，繫著一副銀挑牙，一雙大紅灑花褶衣，兩副絲帶，兩副玉鈕扣，一包茉莉香茶。呆益之將汗巾袖了，又倒了一半香茶，將餘下的遞與一娘道：「我兩個分了罷，各人感情就是了。」一娘向公子謝了。公子道：「看罵罷。」吳益之道：「隨他咒罵，我若有些傷風頭疼，我就睡到他床上去。」

四人吃了飯，雲卿到爐上泡了茶來吃，果然清香撲鼻，美味滋心。公子道：「貽安備馬送老一到船，往南門去，劉榮回馬來隨我們回去。」二人應去。吃畢飯，貽安備了馬，請一娘動身。一娘作別，公子袖內取出二兩銀子遞與一娘道：「些須之物，表意而已。」一娘推辭道：「連日打攪大爺還不夠哩！這斷不敢再領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多，意思。」遂放在他袖子裡。一娘對雲卿道：「你不自在哩，調理幾日再做戲。我再來看你。」呆益之道：「活活的疼殺人，我就肉麻死了。」一娘道：「你就慣會說胡話。」笑著上馬而去。吳益之將汗巾也還了他。三人立在門外垂楊之下，望著他一直去了。

園上至河邊只有二里遠，一娘放開韁，登時到了一座大石橋。一娘馬到橋邊，收住韁，等貽安叫船。誰知上流並無一隻船。劉榮道：「如今遊春的多，涼篷船都雇盡了，尋漁船去罷。」尋了一遍回來道：「灣子裡也沒船，一娘且下來站站，先叫劉哥回馬去接大爺，等我再去尋船。」一娘下了馬，劉榮騎馬回去，貽安又往下流頭尋船。一娘獨立橋邊柳蔭之下，只見柳色侵衣，花香撲鼻，紅塵拂面，綠水迎眸，春光可愛。

忽見橋邊轉過一簇人來，但見：

個個手提淬筒，人人肩著黏竿。飛簷走線棒頭控，臂挽雕弓朱彈。架上蒼鷹跳躍，索牽黃犬兇頑。尋花問柳過前灣，都是幫閒蠹漢。那一伙人擁著個戴方巾的，騎匹白馬，正上橋來，見一娘獨自在此，都站住了。三四個上前來看，一個道：「好模樣兒！」一個道：「好苗身段兒！」有的道：「好雙小腳兒！」一娘見他們看得緊，把臉轉向樹。那些人便圍上來看。一娘沒法，只得把扇子遮了臉。那戴方巾的見扇子上有字，便上前劈手奪去道：「借與我看看。」念詩又捉不過句來，又認不得字，口裡胡謔亂哼。一娘聽了，又好笑又好惱。那些人起初還是看，後來便到身邊亂拉亂捻的。一娘正沒處躲避，卻好貽安來了，道：「是甚麼人！敢在此調戲人家婦女！」忙將那千人亂推亂搯。怎當的人多，推開這個那個又來。

正在難分之際，卻好遠遠看見公子等來了。貽安道：「好了，大爺來了！」說罷走到橋上喊道：「大爺快來！不知那裡來的一起人，在此胡鬧！」公子聽見，放開馬先跑到橋上。那起人見公子來，都站開去，只有那戴方巾的迎上來作揖道：「王大兄何來？」公子看那人時，但見生得：

齷齪形骸，猥相貌。水牛樣一身橫肉，山猿般滿臉黃毛。咬文嚼字，開言時俗氣噴人；裸袖揎拳，舉手間清風倒射。家內盡堆萬貫，眼中不識一丁。花營柳市醉龐君，狗黨狐群真惡少。

公子卻也認得，這人姓牛名金，排行第三，也是個故家子弟，平日不宜學好，目不識丁，專好同那起破落戶潑皮們終日在花柳中間串。只是慳吝，一文不出，在姊妹家專一撒酒風，賴嫖錢。睡幾夜，臨去撒個酒風，打一場走路。市上開店的並那小本營生的都被他騙怕了，見好東西便要，只是不還錢。這些潑皮只好圖他些酒食，要一文也賺不動他的。小民畏之如蛇蝎，士夫惡之如狗屎。

公子見他作揖，只得下馬答揖道：「自小園來。」牛三道：「久慕佳園風景，也要一觀，又恐驚動尊翁老伯，不敢輕造，今日可曾來？」公子道：「今日正在園中請客，改日領教罷。」拱拱手別了。貽安見公子與他說話，他遂牽過馬，叫一娘上了鞍，加上一鞭，飛奔望南而去。牛三別了王公子，轉身看見小魏，贊道：「好盛從。」因他身上穿著元色縐紗直裰，故把他認做個小廝。公子道：「這是個敵相知。」說畢，纔別過。因馬係一娘騎了一匹去，止有兩匹在此，公子等三人遂步行而歸。

再說那牛三，領著一班潑皮到野外放鷹走犬，問柳尋花，玩了半日，眾皆饑渴。牛三道：「餓了，回去罷。」內中一個指道：「前面不是個酒店麼？少飲三杯解渴。」於是眾人沿溪而走，早來到一座酒肆前，地步到也幽雅。眾人進來揀了座頭坐下。但見那酒肆：

門迎綠水，屋傍青山。數竿修竹在小橋盡頭，一所茅堂坐百花深處。青簾高掛，飄飄招住五陵人；白甕深藏，往往挽回三島客。菊吐秋花元亮宅，柳含春色杜康家。

眾人簇擁著牛三，把幾副座頭都坐滿了。小二道：「相公們是要茶要酒？」牛三道：「茶酒都要，只是放快些。」小二鋪下茶果，纔去燙酒。內中一個道：「早間那個婦人不知是個甚麼人，為何獨站在那裡？」一個道：「有王家小廝跟著，自然是王家的下人，想是往親戚家去的，在那裡等船。」一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那婦人臉有些熟，在那裡見過他的，一時忘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好雙俏眼！」牛三道：「那個小官又好，不像是我們北邊人，我們這裡沒有這樣好男子。」旁邊桌上一個跑過來道：「那小官我認得，他是崑腔班裡的小旦。若要他時何難，三爺叫他做兩本戲就來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做戲要費得多哩！他定要四兩一本，賞錢在外。那班蠻奴纔好不輕薄，還不肯吃殘肴，連酒水，將近要□兩銀子，三爺可是個浪費的？」一個道：「那小郎還專會揀孤老哩！如今又倚著王家的勢，再沒人敢惹他，恐弄他不來到沒趣。就弄得來，王家分上也不雅相。而且些小點東西，那蠻奴纔又看不上眼。如今到是弋腔班的小王，著實不醜，與他不相上下，只消用幾兩銀子在他身上，到也有趣。與人合甚麼氣！」牛三道：「也是。」

只見旁邊桌上跑過個人來，氣憤憤的拍著桌子道：「怎麼說這不長進的話？為人也耍有些血氣。王家有勢便怎麼樣人？他欺遍一州裡人，也不敢欺壓三爺子弟們。他玩得，三爺也玩得，怕他怎麼！一個戲子都弄不來，除非再莫在臨清為人！我們晚間多著幾個人，訪得在誰家做戲，回來時攙他到家裡玩耍。那蠻子依從，便以禮待；若不肯，便拿條索子鎖他在書房裡，怕那奴纔跑到那裡去！料王家顧體面，也不好來護他。若不得到手，先雇些人打他一場，也打不起官事來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還是你有血氣，大家去來！」此時不由牛三做主，把他平抬了去。內中有個老成的正要開口，被先懸阻的那人就捻他一把，那人知竅，就不言語了。原來這幾個畜生也知弄不過王家，只是要弄出事來，他們好從中撰錢。正是：

貪他酒食騙他錢，還要乘機進禍言。

異日天雷應擊頂，鐵鍋再用滾油煎。

那班潑皮把牛三擁出店來，一齊便走，店家上前道：「相公，茶酒錢共該一兩二錢銀子，尚未會帳，如何就去？」牛三道：「記了帳罷，明日送來。」小二道：「我們小本營生，求相公賞了罷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們三爺自來是年終算帳。」小二道：「我不認得相公府上，明日對誰討？」一個道：「你不知世事，牛三爺還是欠過誰的錢不還的？不快走還要討打哩！」小二道：「世界都反了！青天白日吃了茶酒不還錢。」一個走上前攔臉就是一拳，把店家打倒在地，一哄而散。可憐這店家白白的舍了兩把銀子東西，天理何在！

不說這些人造謀生事。且說王公子回來，同吳益之在書房內坐至更深，纔進內來。正脫衣上床，忽聽得外邊敲得雲板聲急，忙叫丫頭出來問。一會越敲得急了，等不得丫頭回信，急急披衣出來，走到樓下，迎到丫頭說道：「門上有緊要事回大爺。」公子恐是火事，吩咐道：「不要亂嚷，莫驚醒老爺。」急急走到廳上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門上道：「魏雲卿被人打壞了。」公子忙把鑰匙開了大門，只見雲卿進來，蓬著頭，一把扯住公子，放聲大哭。公子問道：「甚麼人打你的？」雲卿哽咽說不出話來。同來的班中人道：「小的們從呆家當店做戲回來，小的同他先走，將到四牌樓，忽有三四個人懸住，要他同去吃酒。平日素不認得，他不肯去，幾個人就動手動腳的亂扯。雲卿叫喊起來，一個就劈面一掌，後有一二□人齊來亂打。卻好班中人都到了敵住，是小的拍開手護得他來。求大爺做主！」公子道：「奇怪！」叫過四五個家人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去暗暗拐看是甚麼人，不可出頭生事，快來回話。」家人領命，同那班裡人去了。

公子攜著雲卿的手到書房裡來看時，臉上抓去一塊皮，口內打出血來，頭髮都亂了，衣服也扯破了，伏在桌上只是哭叫。小廝取水來與他洗臉梳頭，頭髮梳下一大把來。公子也不忍，吳相公也起來，看見吃了一驚。取熱茶來吃，公子吩咐煨粥來，二人溫存著他。公子道：「你莫惱，我替你處這干人。」家內又送出果子煨茶來。公子自己拿來與他吃，纔住了哭，吃了兩口。

一會，家人們來回道：「是牛三那些潑皮要搶他去，又打到他們下處，想要乘機打搶。見小的們到，就發話說爺把雲卿占在家，爺玩得，他們也玩得。說的胡話都聽不得。街上過路的都抱不平，聽見叫巡捕快手，纔散去了。下處失了許多對象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畜生，如此可惡！他到來欺我。要處他，鄉里面上不像體面，不處他，又氣他不過。」家人道：「不必單告牛三，只叫他班中人遞個黑夜打搶呈子，到捕衙叫地方打報單。爺只鬚髮個帖子與捕衙就是了。這些奴纔若不打他們一頓，連小的們出去也無體面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們明早走去看看，不要現身。」家人們退去。小廝拿了粥來，雲卿不肯吃，只是惱。公子安慰他睡了，纔進去。

次早，家人領了帖子去。及至公子起來時，家人同捕衙的差人來回道：「地方已打進報單去，捕衙已差了□名快手拿人，候爺吩咐。」公子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眾差人叩了頭。公子道：「你們不可說我有帖子去說的，這牛三鑽詐人也多，叫你本官多取他些不妨，不可輕易放過他。你們也多取他些差錢。」叫人取出一兩銀子賞眾差人。眾人都感激叩謝，歡天喜地而去。

公子到書房，見雲卿尚睡著哭，呆益之坐在他床沿上勸他。公子道：「好呆呀！」忙扶他起來通了頭，見他衣服扯破了，說道：「我的衣服寬，你穿不得，我叫裁縫來做兩套與你。」雲卿道：「不消，我寓所有衣服。」便將鑰匙取出，交與胎安，叫他帶人往處取箱子。公子道：「一發連行李都拿了來，連日園上災丹已開，你到那裡住幾日解解惱。你同呆相公先去，我帶了老一來陪你--恐牛三也要去炒他。」三人吃罷早飯，胎安取了行李來，換了衣服，備了兩乘轎，送相公同雲卿坐了往園上去。公了叫：「胎安，備馬去接侯一娘，叫他也到園上躲避幾日，我自把包錢與他。」胎安領命去了。

卻說那班潑皮打鬧了一場，順路將弋腔班的小旦抬到牛三家來，說小魏是王家人奪去了。牛三見那小官生得到也還豐致，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取酒來吃。眾潑皮齊口稱贊，把他抬到半天裡，把小魏說得一文不值。纏到三更，牛三纔搵去睡了。眾人就在他家廳上，東倒西歪的去睡，直睡到次日辰牌時纔起來。等到日午，纔送出兩盆黃米粥、□數個糙碗來，小菜也沒有。

眾人正在那裡搶食，只見外面走進一二□個快手來，見一個鎖一個，把那些人都鎖了，帶進衙門。捕衙即刻升堂，見面將每人打了二□板。又把為首的夾起來，要招主使之。起初猶自遮飾，當不起拷打，只得招出牛三來。遂標了簽來捉牛三。牛三早躲個不見面了。捕衙因王府吩咐過，況牛三又是個有錢的，怎不想他兩個兒？半日，又差了四個人捉差。牛三出了三□兩差錢，又央了幾個秀纔到官裡說情。捕衙道：「黑夜打搶，與強盜何異！失主又是異鄉人，恐他向上司處告，反與弟不便。諸年兄見教，弟也不敢擅專，只得具個由堂呈子，憑堂上發落罷了。」眾秀纔見說不下來，只得出來。牛三死也不肯出頭。後來捕衙鎖了五□兩，衙門中用了三□兩，將那些潑皮又打了三□，枷在四牌樓示眾。著人來園上回復公子道：「等枷滿日，再問罪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起奴纔既枷打過，就饒他罷。若再問罪，恐牛三不代他們納贖，便要為匪。只是把打搶的對象都要追給還他。」家人道：「已陪過三□兩銀子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遂叫家人拿帖去回官。雲卿尚不慊意，公子道：「看他先人之面，如今費了他百□兩銀子，就比他還狠些。那起潑皮已打了幾□，若再問罪，恐急了，做不出好事來。你還要在此地做戲哩，恐黑夜難防這許多。」一娘道：「大爺說得極是，再不要孩子氣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』」雲卿只得罷了。

少頃，見合班的人都來叩頭，相謝而出。又叫雲卿出去說話，回來道：「唱生的母親歿了，要回去，眾人也要散班歇夏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可回去麼？」雲卿道：「也要去，八月再來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家去也無事，不如在這裡罷。如今丁老爺要教幾個孩子清唱，班中的確有人，寄些銀子回去，你就在園中過夏，我也要來避暑。老一天熱也難上街，也在這裡過夏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雲卿道：「也罷。」遂寫了家書，帶了三□兩銀子回去。竟在園中朝歡暮樂，無限快活。公子同吳相公也常來與一娘盤桓。

不覺時光迅速，又是秋來。住至九月間，雲卿被班中人催了上班去了。一娘也辭別公子離了園上，仍回下處住了。因身孕漸大，不能上街。醜驢也自去領孩子舞弄賺錢，終日出去。一娘是王府常時送供給與他，雲卿也常來住住，貼他些銀錢。醜驢尋幾個

錢，只是吃酒。

看看冬盡，又早春來。一娘已足了月，不見生；又過了兩個月，也不分娩，心中疑惑。又想起在飛蓋園雲卿見蛇鑽入被內，甚是懷疑，便對丈夫道：「我過了兩個月也不分娩，你去尋個靈驗先生去占占卜，看我在幾時生？」醜驢道：「聞得關上來了一個起課先生，是個跏子，叫做甚麼李跛老，門前人都站擠不開哩。人稱他做『賽神仙』。等我明早去。」一夜無辭。

次日，醜驢絕早來到關上，見肆門前人都擠滿了，他擠在人叢裡，朝內觀看，但見：

四壁珠璣，滿堂書畫。寶鴨香常裊，磁盃水碧清。座畔高懸懸谷形，兩邊羅列河圖像。端溪硯、松煙墨，相襯著大筆霜毫；火珠林、郭璞數，謹對了新頒政歷。六爻透熟，八卦精通。能知天地理，善測鬼神機。一盤子午安排定，滿腹星辰布列清。真個已往未來觀如明鏡，當興應敗鑒若神明。知凶斷吉，定死決生。開言風雨迅，下筆鬼神驚。招牌有字書名姓，神課先生李鶴峰。

那先生坐在上面，手不停披，口不輟講，打發不開。醜驢生得矮小，擠不上去。只見那先生談了一會，猛抬頭一望，向外說道：「請那位矮客人上來。」醜驢擠了一會，纔到案邊，墊起腳來，伏在案旁。那先生道：「你頭直有些喜氣，又有些凶氣。何也？」醜驢道：「我求先生起一課。」先生道：「姓甚麼？」醜驢道：「我呀，姓魏。」那先生拈了個時點，起課來道：「問甚麼事？」醜驢道：「問生產的。」那先生道：「六甲定是男喜，且是個貴胎。今日分娩，只是有些兇險，我代你炙炙龜看。」取過龜板來，焚香默禱過，取火灼龜，看上面兩道火路，道：「是個男喜。天門兩丁發用，非男而何？」醜驢道：「生的時候還不妨麼？」先生道：「不礙。」又細看了一會，忽拍案叫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取過一幅紙來，寫了四句道：

乾門開處水潺潺，山下佳人兒自安。

木火交時逢大瑞，新恩又賜玉繚環。

那先生寫完，遞與醜驢道：「畜為後日應驗。」醜驢送了課錢，那先生也不爭競。

醜驢出了肆門，歡天喜地跑到下處，對老婆說了，將卦詞與他。一娘接來看了，不解其意，只得擱過去了。卻也作怪，更餘時，果然肚裡漸漸就疼起來了。少頃，更墜得慌。直至半夜，疼得急了，纔叫起醜驢來，打火上燈，提個燈籠去叫穩婆。時星斗滿天，及穩婆來時，天上忽然烏雲密布，漸漸風生。穩婆進房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扶上了盆，醜驢送上湯來。霎時大風拔木，飛砂走石，只聽得屋脊上一個九頭鳥，聲如笙簧，大叫數聲，向南飛去。房中驀的一聲叫，早生下一個孩子來。正是：

混世謫來真怪物，從天降下活魔王。

畢竟不知生下個甚麼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